毛鄭異同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九

歙程　晉芳　學

大雅蕩之什

曾是彊禦

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按傳于曾是無釋箋義當與傳同是也而正義云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令人之語猶然不知去箋意遠矣

流言以對

傳對遂也

箋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

正義對遂釋言文　謂就此衆慧之人問賢人之行則人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

陳氏啓源曰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怨之人宜黜逐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絶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不審也用人不審則寇攘進矣聽言不審則詛說興矣孔申傳云為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然鄭以對為畣義短于毛

女炰烋于中國

傳炰烋猶彭亨也

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

正義女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于中國　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皃與傳彭亨一也

案傳以炰烋為彭亨箋以為氣自不同孔疏合而一之

非也易大有釋文引干寶注彭亨驕滿皃疏聯形氣為一當或本此而不引之何也大抵炰烋訓氣健乃是正義當與後咆哮字義同

抑

遠猶辰告

傳猶道辰時也

箋猶圖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

正義訏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　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為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

案毛于猶字多訓為道鄭此義尤明確勝毛由宋以來多從鄭說是也

用遏蠻方

傳遏遠也

箋遏當作剔〻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

正義遏遠釋詁文　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遏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遏當作剔〻謂治毛髮故為治也

案二義皆可存荊公訓遏為逖亦是遠意嚴氏曰用此以遏遠蠻方使之不敢來賓庶幾未至于亡耳從此觀之傳為勝矣

無言不讎

傳讎用也

箋教令之出如賣物〻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

貴賤德加于民〻則以義報之

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

此音則與毛同

正義相對謂之讎〻者相與用言語故以為讎用

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讎報物

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為之讎

其意言于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

陳氏啓源曰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讎數倍又

曰收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為售是也又案表記

引此詩鄭注以讎為答韓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

詩作酬亦是畣義畣與報二語正相對敵較為優矣

呂記采傳嚴緝皆从之

子孫繩〻

箋繩〻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

正義繩〻戒釋訓文

案毛于螽斯之繩〻訓為戒慎故于此不復為傳鄭本毛傳而釋之考之尒雅繩〻作憴〻當是古有此訓類濵訓為不絕義自可存宋賢如此等蓋未可盡弃也

淑慎爾止

傳止至也

箋止容止也

正義止者所居之名故為至〻是所至之處也為人

君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于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　以經言淑慎尒止不愆于儀即是愼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為容止

案二說俱可存而箋尤勝

彼童而角

傳羊童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

箋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

正義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犹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〻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

上文説政事此言而角以瀆小子小子是王之稱
此人特能瀆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乱朝政者也又臣
則不堪如此々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
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則觝觸則于物有所害故
以喻于政事有所害此人寔乱小子之政也定本集
注于政事有所害于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礼天子
未除喪称小子下曲礼文引之以證称王為小子之
意在喪之称小子以其未礼理政事為無知之辞
案箋義尤為杜撰不可從讀詩記引王氏曰童無角
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
耳無是礼也此義為長秦氏松齡謂小子非指厲王
尤是

桑柔

倬彼昊天

傳昊天斥王者也

箋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

正義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

箋以倬爲明大之皃此厲王暗乱不得称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案此亦箋勝

至今爲梗

傳梗病也

箋其執心不彊于善而好以力争誰始生此禍者乃

至今日相梗不止

正義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于此惡故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不已耳

案此亦微異而皆可存

孔棘我圉

傳圉垂也

箋圉當作禦禦多矣我之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

正義圉垂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　箋讀圉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垂于文不足故以為禦寇之事

案二義本自不同舍人特合之耳嚴華谷曰京師及中國既乱我見其病已多矣而我邊垂久甚急是內外皆不得其安也

逝不以濯

傳濯所以救熱也礼亦所以救乱也

箋逝犹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正義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礼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礼救乱也必賢人乃能行礼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

案傳本左氏為釋本自無悞而箋義尤完備蓋憂乱
思賢惟賢足以救乱下文言不能用賢則同為陷溺
而已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箋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于政事何能善乎則
女君臣皆相與陷溺于禍難

正義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
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
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假設拒己之辭示之不
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于禍
難

案傳于此無釋似于雍之義為長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箋王為政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于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　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穡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釋文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穡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字下稼穡卒痒始從禾

正義祿是吾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

異于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其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于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　鄭以文勢并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為進惡故以稼穡為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于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　傳于上文既異于

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案孔子雍述毛其理最長鄭好破字未可從也

考慎其相

傳相質也

箋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于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釋文相毛如字鄭息亮反

正義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　舉事必謀于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

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

案傳箋義本不同孔疏強合之非也自以箋義為長但訓慎為誠雖則有本恐非的解讀詩記引呂氏云考察慎擇其相良是也

大風有隧

傳西風謂之大風

釋文大毛如字鄭音泰

正義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ㄈ豐泰也

案此經義似大風非成物之風也毛無傳而釋文以為如字豈別有所本耶要之如字義是

旣之陰女反予來赫

傳赫炙也

箋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旣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釋文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正義來嚇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為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

也

案此鄭義為長朱子以為赫然盛怒則去經義稍遠矣

職涼善背

傳涼薄也

箋職主涼信也

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

正義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虢多涼德謂虢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為民所主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職主涼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

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爲民意所主故易傳以

凉爲信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

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

案此傳義爲長正義言之盡矣

職競用力

箋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逐用彊力

相尚故也

正義釋言云競逐彊也俱訓爲彊故競得爲逐〻用

強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

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爲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

各生多端多端則邪僻是也　毛以職競用力爲民

所主爲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爲邪僻也故王肅云

今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
案此亦當從傳子雍之說蓋傳義
雲漢
上帝不臨
箋天不視我之精誠與
正義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天不能臨饗我
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與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
以后稷是己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若其不能耳天則
非己之視故云不臨　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
案王氏述毛義為長也
寧丁我躬
傳丁當也

箋曽使當我之身有此乎

正義丁當釋詁文

案丁訓為當本無可易鄭之所解殊覺晦奥穎濵曰與其耗于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〻被其患也可謂直截了當矣

后稷不克

箋克當作刻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

正義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〻削所以記識故云克刻識也

案傳于克字無訓箋義貫解臨川王氏曰在室之神

莫尊于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于帝又不顧也此似勝箋

先祖于摧

傳摧至也

箋摧當作嗺〻嗟也天將遂旱殺餓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

正義摧至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為毛說　箋以先祖于至于辭不安故轉摧為嗺〻者咨嗟告困之辭

案毛意欠醒鄭更未確頗濱曰我先祖之業將于是摧落矣最警醒　又案箋釋胡不相畏云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此亦未確恐毛意不如是頗濱

云胡為尚不相畏哉此亦勝舊義言我先祖之業且于是摧矣豈有不畏懼者倒文以成章也

我心憚暑

傳憚勞

箋王心又畏難此熱氣

釋文憚毛丁佐反鄭徒旦反

正義憚勞釋詁文毛讀為憚丁佐反故為勞也　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為憚徒旦反憚勞猶畏也

案韓詩訓憚為苦鄭義所本似勝毛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箋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〻賙給之摧救其

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
正義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人而自止故鮮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　以周救于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為賙以上言王之于臣祿饟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為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為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于食故人人亦賙給之權時救其太急若言王盡恩于臣也
案此義大同而止訓微異橫渠張子曰自廢正而下皆使周急于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此勝舊

義

崧高

以作爾庸

傳庸城也

箋庸功也

正義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為城　庸勞釋詁

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

城而已故易傳也

案賴濵朱子取毛義東萊華谷取鄭義二義本可互

存庸之通墉于古書未見然古字多通非後人可泥

議也

徃近王舅

傳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箋近辞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釋文近音記

正義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辞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

案往近訓已ㄷ當音以如往我之意也鄭訓為辞亦本毛義但讀為彼已之子之已取音相近則未安耳毛義居正六經正悞已經說文作釿今作近形似而訛為近也

徒御嘽ㄷ

傳徒御嘽ㄷ徒行者御車者嘽ㄷ喜樂也

箋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正義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接相成也

案此小異而大同

戎有良翰

箋戎猶女也

正義毛于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不同

案二義皆可通

以贈申伯

傳贈增也

箋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釋文崔集注本伯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正義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

贈之言使行增于義故云贈增也

案此似異而實同蓋增者贈之本義

烝民

古訓是式

傳古故訓道

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

正義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

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

案此箋義為完足

我儀圖之

傳儀圖也

箋儀匹也

正義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

陳氏啓源曰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為度言圖度之于本句則理順矣然非字義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法度之度徙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溷為一又移其誤于他字乎又案毛訓儀為宜（釋文儀作義云毛如字）文義本通但孔疏述之太迂源謂毛義當云德輕易舉也而莫能舉我亦宜自謀舉之乃舉之者唯仲山甫耳信乎山甫之德深遠而莫助也如此則數句文理皆順而儀爰（爰義見下）條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矣

案毛鄭二義自以鄭為長匹者比方之意儀訓宜古訓無聞長發此節太信毛矣而其辨朱傳則是也

愛莫助之

傳愛隱也

箋愛惜也

正義愛隱釋言文　愛者恡惜之言故為惜也

陳氏啟源曰釋言愛作薆蓋愛薆古通用此詩之字形雖愛而義則薆也毛學由師授故得其真源謂尋繹傳義可攷證經文者此類是也

寔宋以降多用鄭義而朱子解之最明云心誠愛之而恨不能有以助之由陳氏之言則為隱然莫能助之義尤古矣

韓奕

虔共爾位

傳虔固共執也

箋古之恭字或作共

釋文共毛九勇反鄭音恭

正義戎大虔固共執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　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

案恭訓共義與宋人近故宋以降多從之然此鄭實勝毛不必強從毛義

淑旂綏章

傳交龍為旂綏大綏也

箋善旂〻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

疏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〻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乗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于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于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簟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于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鞹于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㗘皮為鑾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

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于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纆搤之以此為異餘同　淑善釋詁文交龍為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為表章是也　旂雖同畫交龍而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

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案大綏乃與儀文稱若授綏之綏未免太小況承淑旂之下其爲大綏無疑也

鞗革金厄

傳厄烏蠋也

箋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〻纏搤之

釋文蠋音蜀尔雅作蠋〻桑蟲也

正義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虫然也　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

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虫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〻纏搤之䄨〻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陳氏啓源曰據疏語則毛鄭之解金厄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耳然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似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名爵以鳥得名皆是即此章鞗〻乃龍首也奚烏焉乃鵲字也金厄既似厄虫亦可名厄何必言如

汾王之甥

傳汾大也

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〻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

正義釋詁云墳大也傳音以汾墳音同故亦爲大也

王肅云大王〻之尊稱也　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為大且作者當舉其寔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于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

案箋有典可依當從之

韓侯顧之

傳顧之曲顧道義也

正義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于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于是之時則有曲顧也

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案傳義稍迂而陳長發深取之又多為之說愚所未解

燕師所完

傳師衆也

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釋文燕于見反注同徐云鄭于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此燕國

案此燕自是北燕無疑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念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江漢

來旬來宣

傳旬徧也

箋來勑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于經營四方勤勞于徧疆理衆國

釋文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

正義旬徧釋言文彼旬作狥音義同毛旣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辨之　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

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名虎稱其功勞則來旬
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徧旬不宜亦訓為徧旬
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
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
案鄭喜破字如此等直宜從毛不必旁求別解

秬鬯一卣

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
九命錫圭瓚秬鬯
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名虎
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
記者
正義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

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鬯〻非
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
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
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
煑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煑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
而鬱積之彼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
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
為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曰卣器也按春官
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
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
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
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

則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　以毛
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
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曰注
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
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
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
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
鬯〻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
陳氏啓源曰秬鬯一卣毛鄭異記秬鬯必和鬱不和
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未和鬱名秬鬯此
鄭說也孔氏右鄭然鄭之為此說者止因周禮鬯人
鬱人分為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尚未

和鬱故分而二之耳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又非也鬯之為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而得名耳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止是黑黍之酒則與常酒等耳何獨取名于鬯竊意鬯之名本因鬱草而秬黍之酒寔為和鬯而釀則當其未和鬱時亦槩以秬鬯名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為鬱鬯故周禮分而為二要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鄭氏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已又孔氏申毛既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候鬯草生郊之文證鬱金草亦可名鬯草矣後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稱見于詩書

左傳者不一而足皆偁秬鬯並無偁鬱鬯者豈非言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草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記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即此也與藥中鬱金相名同物異鬱金根無香出蜀中鬱今通作鬱說文鬱从林鬱省聲木叢生也與鬱異字

對揚王休

傳對遂

箋對答

正義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　箋以君臣共語耳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

案傳訓對大抵為遂箋大抵為答箋義長者多

常武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傳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甫為大師

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

正義毛以為今有赫〻然顯盛明〻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令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大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

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
愛之心于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
此是王之顯祭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甫
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大師三公
皇父也　言王命南仲于大祖謂于大祖之廟命南
仲也皇父為大師謂命此皇父為大師毛蓋見其文
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大祖之上是先為卿
士今命以為大將大師皇父在大祖之下則于大祖
之廟始命以為大師其寔皆在大祖之廟並命之故
大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于六官何卿
也皇父新為大師未知于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
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

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大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大師三公之官則是尊于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于王命親兵也箋以為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二人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令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父為卿士矣大師三公之名復言大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

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以明以南仲為大祖非命于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

案此鄭義長

既敬既戒

箋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恵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為之害也

正義箋以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恵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

案此似不必破字為警毛意當不然

三事旣緒

傳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

箋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于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正義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　釋詁云業

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于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案此似箋義為長

有嚴天子

傳嚴然而威

箋有尊嚴于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

釋文嚴毛魚檢反鄭如字

正義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　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
案此二義皆可存而鄭尤勝

匪紹匪遊

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遨遊也
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遨遊也
釋文紹如字繼也鄭人遥反
正義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遨遊　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遨遊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
案二家訓紹字似皆未貼切頗瀆取說文以紹為糾

槩似得之朱子從之是也

徐方繹騷

傳繹陳騷動也

箋繹當作驛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正義繹陳騷動皆釋詁文　言繹騷則騷由此繹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案二義似皆未穩潁濱訓繹為亦　朱子以繹為連絡郵意謂不如訓作絡繹則明曉矣

鋪敦淮濆

箋敦當作屯

釋文敦王申〻毛如字厚也韓詩云廹鄭作屯徒門反

正義敦訓為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敦厚之陣也

案宋賢多从毛義是也

王旅嘽〻

傳嘽〻然盛也

箋嘽〻閒暇有餘力之貌

正義嘽〻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〻然故云盛也

案此嘽〻經文前已有之宜从毛訓孔義聯絡二字

正不必也

如飛如翰

傳疾如飛摯如翰

箋翰其中豪俊也

正義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為一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　此皆以傳大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于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

案此大同小異皆可存

截彼淮浦

傳截治也

箋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案箋承傳意訓截為治遂爾難通朱子以為截然不可犯此為正義斷宜從之

王猶允塞

傳猶謀也

箋犹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

正義犹謀釋詁文　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犹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

案毛鄭說皆可通而毛義為長朱子訓犹為道亦古訓也可以並存

瞻卬

懿厥哲婦
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
釋文懿于其反注同沈又如字
正義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
案毛不破字懿雖無傳知必不以為噫也懿似宜從美訓言其以哲婦為美而不知其為梟鴟耶右注谷永傳固如是
時維婦寺
傳寺近也

箋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釋文寺徐音侍亦如字
正義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
歐陽氏修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
而言爾
案傳箋同而貫解當從歐陽氏

舍爾介狄

傳狄遠
箋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
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灾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
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
疾怨羣臣叛違也

釋文狄毛他歷反鄭如字

正義毛讀狄為逖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　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

案此鄭義為長疏右鄭是也

維其優矣

傳優渥也

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

譴告之不指加罰于其身

正義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以天之降罔是羅罔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罔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

案此毛義簡質可從賴濱曰天降戕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優多于前也似更勝朱子集傳從之

維其幾矣

傳幾危也

箋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正義幾危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

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　幾近釋詁文

上寬者謂微加譴責告々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

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

故易傳也

案二義皆通鄭尤切

藐々昊天

傳藐々大貌

箋藐々美也王者有美德藐々然無不能自堅固于

其位者微箴之也

正義釋詁云藐々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箋

固釋詁文

案疏合二義為一究之毛義為勝朱子訓藐々為高

遠高遠亦大也

召旻

蟊賊內訌

傳訌潰也

箋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

正義訌潰釋言文　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人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訌言內則蟊賊為外故云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為害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衆殘酷之人為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

害人又内自相譖惡也

案二義相通可從也

昏椓靡共

傳椓夭椓也

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〻毀陰者也

正義傳意亦以椓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夭〻是椓夭謂天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解名此人為昏椓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〻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

陳氏啓源曰閹寺之禍始見于齊之貂宋之戾至秦

之高而甚焉三代以前未嘗有也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即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妖試喬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閹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蓋周官法度精密此時未盡亡又勳舊之族世掌國鈞此輩止供洒掃給使令未敢預政也召旻篇昏椓靡共毛傳昏字無訓椓訓夭椓未嘗以為閹人鄭箋始以昏為閹官即周禮閽人之官閽昏通椓為毀陰孔疏證成其說言傳意亦與箋合愚以為未必然也鄭生桓靈之世目睹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為此解耳然以論世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為有見但瞻卬篇又以任

閽人為說則失矣

案朱子注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

草不潰茂

傳潰遂也

箋潰茂之潰當作彙〻茂皃

釋文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

正義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　潰茂連文以潰為遂于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茹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皃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故連茂言之

嚴氏粲曰邶谷風有洸有潰〻怒也小旻是用不潰

于成名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名旻潰々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案嚴氏從毛不从鄭其解最詳而確

如彼棲苴

傳苴水中浮草也

箋王無恩惠于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正義苴是草之枯槁遂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于水上也　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協故以為如樹上

之樓苴〻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

陳氏啓源曰此苴與豳風叔苴之苴不同考韻書水中浮草當讀如槎釋文士如反恐如乃加之譌也朱氏寉齡曰音沮者乃履中草也未知樓苴之苴可借音否若音茶又于全詩不叶此章叶法未曉詩本音云無韻

案嚴華谷讀苴音茶此朱長孺所疑也大抵苴宜訓水草如云樓在木上其義未免勉強朱子謂水中浮草棲于木上兼用毛鄭之說似仍未安

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

箋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　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

正義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疏食今精粺而言其富小人也　以疏對粺則麤于粺也麤于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粺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粗昏椓之黨食精也

陳氏啓源曰傳解與胡不自昔文義聯貫後儒之解俱不及